



人生百味
enshengbaiwei

远行路上的家灯

范春歌

有一年,我在拉萨遇到两位旅行者。

他俩知道我1989年就曾骑单车穿越中国西部,1994年只身中国陆疆万里行,那几年又开始走长江,说我是老资格驴友了,临别时,希望我留几句赠言。

我说,就一句:在路上,记得经常跟你们的父母报个平安。

当年我穿越西部时,还没有手机。和家人联系的方式,除了打长途电话就是写信。而在许多偏僻的地方,打电话也是一种奢望。因此就只剩下唯一的方式:写信。

母亲牵挂我一路的安危,可我的行踪是流动的。出发前便约定,她把信寄往我可能要经过的地方的某位朋友那里。

漫漫长旅,总有一封封家书在前方候着我。

为了我路上走得安心,母亲的信里永远都是:家里一切都好。她永远挂念的是:在高原缺氧吗?衣服带够没有?

病没病?路好不好走……从母亲的信里我还知道了,家里阳台上的葡萄当年结了好多挂果实;花猫生了一窝小猫咪;父亲的画作又入选了美展……

上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的母亲,做了一辈子美术编辑。她在信里,还不忘给我画各种草图,提醒我沿途拍摄图片时要突出的主题,要注意的色彩及构图。

由于我沿途都要给报社发稿,母亲在信里还经常从一个读者的角度,指出我的文章哪些写得好,哪些存在不足……

长路漫漫,见字如晤,仿佛家里的灯就这样一路闪耀在我的前程。

有一次,我被大雪“封”在了西藏和云南交界的深山里,与外界音讯隔绝。母亲长时间接不到我的信,非常焦虑。她在信里写道:

“昨天我才发走一封快件信,可是今天我又在给你写信了。因这十多天没有你的音讯,让家里人很是不安。

我有时把困难想得很多很多,把险情估计得更险,有

时又想起你临时时那么有信心神态,好像所有的艰难险阻都会在你的脚下消失,可是仍然无法排解我深深地担忧。

在你走后的这些日子里,我很少想别的什么事情,只有一个念头,你能平安地回来。为了家人,你要时刻想着保重自己……记住,安全第一。记住到一个地方就打电话或电报告平安!”

母亲的这封信发到了昆明,而我没有如约去达那里。后来回到家中,才接到朋友辗转“发还”给我的这封家书。

读了这封“迟来”的家书,走过千山万水的我在热泪盈眶的同时,也无比愧疚。

因为,即使没有那场大雪,我也是时常违约的那一个。

人一旦上路,就被远方目不暇接的新奇事物所吸引。起初还如约写封信或拍个电报向家里报个平安,但渐渐地,就像中了魔法,只顾沉耽于路上的风景,给家人的回信随着路的延长而渐渐稀落……

母亲这封希望我经常报平安的信,我终身难忘。

而今通讯变得极为便捷,可是,也常常遇到远行多日却和家人不通一点消息的驴友,很是为他们的父母难过。

所以,便有了本篇开头的那一幕。

愿天下远行客,游走在路上,都能心怀一盏家灯。

有此一说
ouciyishuo

好人缘

陈中奇

有些人有善结人缘的能力,不管走到哪里,都能与人和谐相处,打成一片,而且很快能在陌生的环境中慢慢建立自己的朋友圈。这真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。

我也见过一类人,天生外向,碰到人一见如故,为人热情周到,总能让人产生如坐春风的舒适感,在公众社交场合,他们成为最有号召力和亲和力的人。

有个朋友讲到 he 有一个好习惯,就是时不时地跟电话名单和网络联系名单的人问候一下,闲聊几句,保持社交的温度,看似漫不经心,但经年如此确实也不容易。还有个朋友讲她老公人缘好,作为女婿经常主动给岳母打电话,碰到老人生病住院之类的大事主动扛起重任,她开玩笑说家里两口子吵架,如果找娘家人诉苦,结果都说她老公是对的,反倒是她的不是。

仔细观察,生活中人缘好的人,大多是积极阳光、平和内敛的人。他们心态主动,碰到事情不躲不推,尽一切可能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,哪怕只是表达一

种善意。他们的内心就像抱着一个小太阳,待人接物里总让人感受到一种合适的温度。他们自信而明朗,好像很快就读懂了每个人的心理和需求一样,能很快弄清楚不同环境不同人之间的差异并妥善对待。从来或者极少见到他们与人正面发生矛盾冲突,即使是再大的事情,他们都处变不惊、有条不紊地处理。

人缘是什么呢,就是彼此觉得对方人好,俗话说趣味相投或合得来吧。要让人觉得好,那当然是你给了别人“好”,让人感受到你的善意、温度、能力。总之,这个“好”看似模糊,仔细想来也很是具体。

如今,社会生活的快节奏,这种示“好”也是快的,举手投足之间,一面之交言谈表情中间,这种“好”就产生了。当然也有长期相处的情况,例如同事、亲人或已有的朋友,在每个人的心里也许隐约存在这种“好”与“不好”的排行榜。我所欣赏和喜爱的,是那种具有好人缘的人身上好的品质。



非常感受
eichangganshou

烧鱼和开汽车

沈乔生

现代人讲吃鱼比吃肉好处多,我本来就喜欢吃鱼,清蒸谁都会,但如果鱼不够新鲜,或者要换换口味,就要红烧。好长一段时间里,我做红烧鱼总是惨不忍睹,经常皮开肉裂,好像受了重伤一样,自己吃也就算了,如果朋友来吃,很没面子。

还好,可以上馆子。但有一次颇不开心,一条鳊鱼,至多不过一斤,结账时却说是一斤四两。我张嘴要争辩,却又咽回去,算了,

鱼已经在肚子里了,又不能复原,争有什么用呢?我想,这家饭店可能生意不好,急眼了,想用歪点子捞点回来。心情可以理解,但靠克扣斤两总不是办法吧。

我就想自己来烧。说实话,我不是没作过努力,还常向人请教。有人说下锅时鱼不能湿,我就早早晾起了,入锅前还用纸擦干,可是不行,依然粘锅。又有人说,下油前先用生姜擦锅,我照样画葫芦,鱼依然伤痕累累,还很早翻出白眼,像在嘲笑我。

我真有点泄气了。烧鱼变成了畏途,所有搞不定的事,都是我们的心结,都会变成畏途。就在这时,我遇上儿时的一个伙伴,他在上海做厨师,水准不低,而且他热爱烧饭,除了上班,回到家里还琢磨,琢磨出几道看家的拿手

菜,在上海的厨艺比赛中拿过大奖。对于我来说,这是天外飞来的好消息。

于是,我每每买了食材要烧之前,总要先在视频里向他请教,手艺立刻见长。就说红烧鱼,原来窍门在于,一定要先把锅烧烫,烧得微微冒烟,随后倒油,油下去,就可以放鱼了,俗话说热锅冷油,这个时候,你叫它粘锅都不可能!

我十分感慨,世界上有多少事讲起来我们明白,实际上并不明白。关键点没有掌握,等于不明白。这个时候,向内行的人虚心请教,是多么重要。

再讲一件事,开汽车。我这个人退休之前,从来没有碰过机械。在黑龙江农场时,我的几个好朋友,有的是车工,有的开拖拉机,我离他们的车床、拖拉机远远的,从来不碰一下,没有丝毫好奇心。或者请求,是不是让我摸一下,来开一开?真的没有。我很清楚自己是干什么的,我先是种大田的,使的是镰刀、锄头,后来放羊放牛,也不碰机器,再后来到场部宣传科,用的是笔头,专门写稿子,后来这特

长一直延续下去,直到今天。

这么说吧,在60岁之前,我根本没有想过我还会开车。可是,事情发生了变化了,我们搬家了,新的住地还不通公共汽车,我的太太开过车,还开了几年,可她总是紧张,开一次车出一身冷汗,看到大卡车她身子就发抖。

这样,我退无可退了。任务历史性地落在我身上。犹豫再三,我去驾校学习,我有个发现,驾校中女孩子特别多,可能她们都喜欢新鲜事情,成为有照一族。一次,我和一群女孩在一起,她们叽叽喳喳说话,我不作声。忽然教练在远处招手叫我,我走过去。一个岁数不小的人从车上下来,灰溜溜走开了。可教练的气还未消,还在发牢骚,说这老头练一个星期了,还倒不进车位,撞到石墩上。我知道,那家伙还比我小一岁呢,心里有点发毛。我坐上车,按教练讲的做了起来,玻璃窗上的一个红点,对准前杆子一个红点,两点一线,开始倒。我手脚并用,一阵折腾,没想到车子乖乖地进车位了,我心里兴奋地咧开嘴,不

过没有发声。教练让我开出来,再倒一次,我重新来过,车子又乖乖落位了。

教练脸上就有欣然神色,他下车,让我继续练。一会我也下车,换上别人。我向那群女孩子走去,她们竟然一起欢叫起来。我有些惊诧,两个女孩子竞相告诉我,刚才教练走过来,对她们说,这个老爷子车感好!

我心里乐滋滋的。不过,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人叫我老爷子,而且是一群活泼、快乐的女孩,心里颇为失落。

现在我已经开车7年了,我开得顺顺当当,除了第一年有点小磕小碰,没出过任何事。车子在我手里得心应手,溜着呢。我想很简单,开车急什么,人家急,我不急,老爷子开车有什么好急的?

我还想,怎么会以为我和机器无缘呢?真是太武断,太没有看懂自己了。如果我早开十年,二十年,那该多好,我和车子相处的时间就会长许多。

活着,就要不断学习,你真不知道你的灵魂里还藏着什么!

